

宋玉辞赋今读

● 袁 梅 译 注
● 齐 鲁 书 社



207.22

I207.22
29
2

宋玉辞赋今读

袁 梅

齐 鲁 书 社

一九八六年·济南

凡 例

一 古籍著录的宋玉作品，最可信者为《九辩》。其余诸篇，或为阙疑待考者，或为后人伪托者，众说纷纭，言人人殊。其中有些作品虽无定论，但千载流传，影响深广。所以，本书除著录《九辩》外，又将《风赋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列于其后，并附录《对楚王问》、《笛赋》、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、《讽赋》、《钓赋》、《舞赋》、《高唐对》等篇之白文，以存疑备考。

二 由于《九辩》确为宋玉之代表作，所以，本书的《引论》便集中地评介宋玉及其《九辩》。

三 对《九辩》以下五篇作品先解题意，次录原文及注释，后录译文。附录部分，仅录经过点校之白文，不加注译及语译。

四 译文力求忠于原作，以“信”为基准，并努力向“达”、“雅”方面作些探求。注释力求准确明白，对于先哲时贤之说，认真思考研究，择善而从，审慎取舍。偶有愚见，亦求言必有据，不敢强作解人。由于笔者学养所限，识见所囿，纰缪偏颇诚难避免。敬希师长、专家和读者同志慷慨赐教，是感是幸。

五 本书在整理研究过程中，曾得到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

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指导和资助，
特此致谢。

引 论

在我国千古诗坛上，第一位有主名的爱国诗人屈原，是“楚辞”的创始者和代表者。屈原之后，祖述“风骚”的楚辞作家俊才辈出，群芳竞秀，蔚为大观。在芸芸众多的诗人之中，崛起于战国末季的楚国，卓尔不群，才华横溢的佼佼者便是宋玉。他是服膺屈原而又自辟蹊径、独树一帜的楚辞大家。虽然他的品格志行和艺术造诣难与屈子相侔，但是，在我国文学史上，却久已屈、宋并称，相沿至今。

在古代，爱戴并学习宋玉的文学之士不胜缕数。唐代爱国诗人杜甫曾感慨万端地咏叹：“摇落深知宋玉悲，风流儒雅亦吾师。怅望千秋一洒泪，萧条异代不同时。江山故宅空文藻，云雨荒台岂梦思？最是楚宫俱泯灭，舟人指点到今疑。”（《咏怀古迹》）诗句表达了他对宋玉的爱重悼惜之情，同时也概括了宋玉的身世、情志与艺术成就。

宋玉的生平

关于宋玉的生平事迹与艺术生涯，史料极少，而且互有牴牾，真伪莫辨。不过，我们还是应该从纷繁的乱丝中理出一点端绪，争取比较正确地认识这位独步一世的才士。

宋玉《九辩》中的自叙之言，可以作为研究他的生平、思

想的内证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等古籍和伪托的宋玉作品中的片断记载，也可作为相应的参证。

《九辩》中有这样一些自我表述：

“怆怳怳恨兮去故而就新。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。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。惆怅兮而私自怜。……时蹇蹇而过中兮，蹇淹留而无成。悲忧穷戚兮独处廓，有美一人兮心不绎。去乡离家兮徠远客，超逍遥兮今焉薄？专思君兮不可化，君不知兮可奈何！……愿一见兮道余意，君之心兮与余异。……悼余生之不时兮，逢此世之伧攘。……岂不郁陶而思君兮，君之门以九重。猛犬狺狺而迎吠兮，关梁闭而不通。……众鸟皆有所登栖兮，凤独遑遑而无所集。……君弃远而不察兮，虽愿忠其焉得？……与其无义而有名兮，宁穷处而守高。……无衣裘以御冬兮，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。……年洋洋以日往兮，老嵯廓而无处。”

据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云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”

又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·诗赋略》云：“宋玉赋十六篇，楚人，与唐勒并时，在屈原后也。”

又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曰：“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，作《离骚》诸赋以自伤悼，后有宋玉、唐勒之属慕而述之，皆以显名。”

以上记述是比较可信的。

此外，《韩诗外传》（卷七）则曰：“宋玉因其友见楚相，楚相待之无以异，乃让其友。……”

又，刘向《新序·杂事（第一）》云：“楚威王问于宋玉

曰：‘先生其有遗行邪？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？’……”

（又，萧统《文选》卷四十五，《对楚王问》则作“楚襄王问于宋玉曰：……”。郭沫若先生在《关于宋玉》中说：“《新序》的‘威王’的‘威’字是错了。”此说极是。）

又，《新序·杂事（第五）》云：“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，……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。……”

又，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卷八云：“《九辩》者，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。……宋玉者，屈原弟子也。闵其师忠而放逐，故作《九辩》以述其志。”（按：后辈慕效前贤者，亦可称“弟子”。）

又，《文选》卷十七，傅毅《舞赋》云：“楚襄王既游云梦，使宋玉赋高唐之事。……”

又，《文选》卷十九，曹植《洛神赋》云：“黄初四年，余朝京师，还济洛川。古人有言，斯水之神名曰宓妃。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，遂作斯赋。”

又，习凿齿《襄阳耆旧记》卷一曰：“宋玉者，楚之鄢人也，故宜城有宋玉冢。”又，同书云：“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，将使宋玉赋高唐之事，望朝云之馆。……”（引见《太平御览》卷三九九）

又，《水经注》卷二十八曰：“城，故鄢郢之旧都，秦以为县。汉惠帝三年，改曰宜城。……城南有宋玉宅。玉，邑人，隗才辩给，善属文而识音也。”

又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卷三十五云：“‘楚辞’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……弟子宋玉痛惜其师，伤而和之。……盖以原楚人也，谓之‘楚辞’。”

又，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卷三十三录《宋玉集序》曰：

“宋玉事楚怀王，友人言之宋玉，玉以为小臣。”（按：《韩诗外传》曰“楚相”。再，郭沫若先生《关于宋玉》一文考证说：“此文有夺误，当是‘宋玉有友人事楚怀王，友人言之于王，王以为小臣’云云。”此说可从。）

其次，从待考或伪托的宋玉赋中，也能见到零星的记述：

《风赋》：“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，宋玉、景差侍。”

《高唐赋》：“昔者，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。”

《神女赋》：“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，使玉赋高唐之事。”

《对楚王问》：“楚襄王问于宋玉曰：‘先生其有遗行与？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！’……”

《大言赋》：“楚襄王与唐勒、景差、宋玉游于云阳之台。”

《小言赋》：“楚襄王既登云阳之台，令诸大夫景差、唐勒、宋玉等并造《大言赋》。”

《讽赋》：“楚襄王时，宋玉休归。”

《钓赋》：“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洲（按：人名），止而并见于楚襄王。”

《舞赋》：“楚襄王既游云梦，将置酒宴饮，谓宋玉曰：‘寡人欲觴群臣，何以娱之？’……”

《高唐对》：“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野。”

由以上古籍记载看来，只有《新序·杂事（第一）》谓宋玉为威王时人，而《文选》所录《对楚王问》这一同类文字，则作“襄王”，想《文选》必有所据，而《新序·杂事（第一）》有误。又，《宋玉集序》称宋玉为怀王时人，然《韩诗外传》记同一事件，却作“楚相”，恐《宋玉集序》文字亦有

夺误。除以上二书分载宋玉为威王、怀王时人外，其他古籍多谓宋玉为襄王时人。前说是偶见的、疑有夺误的；后说是层见复出的，当以后说为准。再者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咸谓宋玉在屈原之后。马、班去宋玉未远，其说应有的据。宋玉既在屈原之后，自然不是威王、怀王时人。此外，据伪托的宋玉赋中所述事略，均称宋玉为襄王时人。这些伪托的作品，断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，却众口一词，不约而同，这也是值得重视的旁证。况且，又有宋玉《九辩》中许多自叙身世的言词作为确凿的内证。

总之，综合各方面比较可信的资料，可以基本上勾画出“宋玉小传”的轮廓：

宋玉，是晚于屈原的楚人，为屈原的后辈，与唐勒、景差同时，大约生于屈原沉江前后，死于楚亡之际。虽不是屈原的受业弟子，但他非常景仰屈原，在文学创作上师承屈原的风格，却又自出机杼，另立门户。“悲秋”，便是宋玉作品的内容特征之一。他是寒门素族的贫士，为了谋求出路和报效君国，曾经离乡背井远适京都等地。几经周折，百般营求，做过楚王左右的文学侍臣。虽然官卑职微，但凭着他那超群轶伦的才力，犀利的谈片，也曾一度博得楚王的赏识而奔走前后。詎料宦海风波，仕途崎岖，横遭奸佞谗害，既不见察于信谗易怒之昏君，又难见容于佞穰混浊之乱世，于是被黜失职，落魄江湖，潦倒终生。他忠君爱国，始终希望得到楚王的信任，以施展怀抱。但是君门九重，忠悃难申。他愤世嫉俗，忧国忧民，却不能象屈原那样冒死谏诤和以死殉志；只是以“温柔敦厚”、“怨而不怒”的态度对待黑暗的现实与不幸的遭际。宋玉托志芳洁，修身自好，宁肯穷处守高也不同流合污以求显荣。他是

一位报国无门、怀才不遇、宦途失意的文士；同时，又是奉行“愚忠”而不敢向昏君斗争的小臣。

宋玉所处的时代

如果说屈原所生活的年代是楚国由强转弱的时期，那末，宋玉所处的年代则是楚国由弱变衰、由衰而亡的时期。当时，楚国统治集团内部分裂，楚王昏庸无能，骄奢淫逸，忠奸不察、善恶颠倒，旧贵族势力专权误国，对外政策摇摆不定，与齐国忽离忽合，失去强援，以致政治上、军事上、外交上累遭挫败。在公元前二七八年（顷襄王二十一年）被秦军攻陷郢都，一蹶不振，终于在公元前二二三（楚王负刍五年）为秦所灭。屈原与宋玉所处的时代背景相仿佛，都是大动荡、大变化、大兴衰的时期。但是到了宋玉生活的年代（主要是顷襄王时），更是国步维艰，危如累卵。宋玉很可能就在楚亡之际与世长辞。在前后衔接的时代背景中，屈原是那样热切焦灼地闵时忧民，忠君爱国，追求美政，最后以身殉国、以身殉道；而宋玉却只停留在“悲秋”、“思君”、“感遇”的境界，他的品格与屈原相较，则轩輊有别，不可同年而语。

宋玉作品辨伪

宋玉究竟有哪些作品呢？这是自古至今难以质证的问题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宋玉赋十六篇，但篇目已不可考；而现存题为宋玉赋者则仅十四篇；王逸《楚辞章句》载《九辩》、《招魂》，萧统主编的《文选》载《风赋》、《高唐赋》、

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、《对楚王问》（以及《九辩》五章，《招魂》），无名氏的《古文苑》载《笛赋》、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、《讽赋》、《钓赋》、《舞赋》，严可均所辑《全上古文》则据《文选》三十一卷江淹《杂体诗》注引《宋玉集》之文字，删《舞赋》而增《高唐对》。对以上作品，古今许多学者作过研核鉴别，多认为《招魂》乃屈原作品，《九辩》为宋玉所撰，其余诸篇多系后人伪托。其主要理由是：

一 《文选》、《古文苑》、《全上古文》所录各篇散文赋的形式，不是宋玉所处的战国时代所能产生的。因为这些作品不是楚辞体，而是西汉司马相如所创制的那种散文赋体。所以，如果定要说它们是宋玉之作，那末，这位宋玉就不可能是战国时的楚人了。

二 这些作品多为宋玉与楚王对话的形式，而在叙事行文中常称“楚王”、“楚襄王”，以常理揆之，宋玉既是楚人，就不能在称本国国君时冠一“楚”字，更不能在国君生前预称其谥号。

三 《笛赋》有言：“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，得其雌焉。”如果认定宋玉主要生活年代为楚襄王时，而荆轲刺秦王则在楚王负刍元年，晚于襄王数十年（襄王元年至负刍元年相距七十二年），那末，荆轲的典故就不会被几十年前的宋玉所引用。退一步说，即使负刍元年宋玉尚存，也不会将同时的故事写进自己的作品中。

四 这些作品多是明显地以第三者口吻写的。宋玉不应在作品中直呼己名，如“宋玉、景差侍”、“问于宋玉曰”、“宋玉对曰”等等。

五 《高唐赋》述曰：“昔者，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”，显系后人追记之词。

六 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高唐对》共叙一事；《讽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内容相仿，文气格调雷同。尤其《高唐对》一篇，文字与《高唐赋》首段基本一致，只将神女自述之词增益四句，实则为《高唐赋》首段的重录。试问宋玉缘何重复制作同一题材之文章？

七 《古文苑》成书较晚（相传为唐人旧藏本，北宋孙洙得之于佛寺中，后经南宋韩元吉、章樵厘订注释），而《笛赋》、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、《讽赋》、《钓赋》、《舞赋》却首次被它所著录。假令此等作品确系宋玉所撰，那末，去古未远而且见闻广博的刘向、王逸何以不将其收入《楚辞》？况且，这几篇可疑之处尤多（如《小言赋》很可能是模仿晋代傅咸的《小语赋》而作，它们均托言楚襄王与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事）。

八 这些作品用的多非周秦古韵，而是汉代以后之音韵。

九 《文选》所载五篇与《古文苑》所载六篇，不仅风格不同，而且文字优劣互异，足见并非一时一人之手笔。

十 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、《讽赋》与司马相如《美人赋》的体制风格多有互袭之迹。

十一 《舞赋》本是载入《文选》的汉代傅毅之作，因其内容言及宋玉，于是就被《古文苑》的编辑者误认为宋玉赋而著录于该书中。

十二 《对楚王问》是后人模仿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的对话形式而写成的散文体，《高唐对》亦属此类。不仅与一般的“楚辞体”格调迥异，而且都是以第三者的角度记述的。

十三 《文选》所录《风赋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，古今学人多疑其非宋玉作品；但也有人认为宋玉所撰，众说纷纭，迄无定论，有待进一步考证探讨。

综上所述，能考信征实的宋玉作品，只有《九辩》流传至今。现在便结合宋玉的时代、生平、思想，谈一谈《九辩》。

《九辩》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

《九辩》，本是古代乐调之名，在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山海经》中都曾提到它。王逸《楚辞章句》云：“辩者，变也。”《周礼·大司乐》郑注：“变，犹更也，乐成则更奏也。又，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曰：“辩，犹遍也，一阙谓之一遍。盖亦效夏启《九辩》之名，绍古体为新裁，可以被之管弦。其词激宕淋漓，异于风雅，盖楚声也。”准此，“九辩”犹“九阙”，即由多数乐章组合起来的一种乐调。因此，总的看来，“九辩”在内容上是有机的整体；分开来说，“辩”又是整个乐调的组成部分。

宋玉的《九辩》，是借古乐旧题来抒写自己贫士失职、怀才不遇、老而无成、报国无路之愤慨的。内容主要是悲秋、感遇、思君，这三者又互相交织、彼此渗透、融为一体。

《九辩》首章起步突兀，盛叹而入，以饱蘸激情的笔触描绘了肃杀凄凉的深秋景象：

“悲哉！秋之为气也。萧瑟兮，草木摇落而变衰。憯栗兮，若在远行。登山临水兮，送将归。沅寥兮，天高而气清。寂寥兮，收潦而水清。”

“悲秋”二字首标其目，醒明本旨，奠定了作品的基调，

也象征着宋玉所处的时代。由于这篇作品情景相生的特色，宋玉遂成为我国古代文苑中第一个以“悲秋”名世的诗人。

《九辩》是宋玉进入老境后写成的。他处于楚国日暮途穷之秋，国事蜩螗，如沸如汤。昏君佞臣败坏纲纪，贤人才士斥弃在野。楚王朝暴虐腐朽，燕雀处堂，文恬武嬉，对内残酷压榨，鱼肉人民；对外实行投降政策，丧权辱国。楚国形势犹如西风残照，这对每一个具有民族意识的楚国人来说，都是可悲而怵目惊心的现实；何况忠君爱国、头脑清醒的宋玉，当然更满怀殷忧。贫士失职，颠蹶困顿，又使他产生身世飘零的幽怨。在公私交迫、万感萦怀之际，面对着西风落叶，顿觉秋光易老，好景难再，唤起了宋玉悲凉凄怆之情。同时，他又看到紫燕辞归，鸿雁南游，更勾起了异乡飘零的哀愁和怀才不遇的牢骚：

“慊慊增欷兮，薄寒之中人。怆怳怳兮，去故而就新。坎壈兮，贫士失职而志不平。廓落兮，羁旅而无友生。惆怅兮，而私自怜。”

他所以离开故乡，本想更换一个新天地，可是，一介贫士却又遭受失职的厄运。于是他彻夜无眠，静听着秋虫的哀鸣，喟叹“时蹉跎而过中兮，蹇淹留而无成”。大自然的清秋景色和个人身世、社会环境都是悲凉的，这位沦落天涯的诗人在萧瑟的秋风中，只有凭吊自己伶仃无依的影子。触景伤情，叹老嗟卑，乃是他自然流露的心声。在第三章，又进一步描绘秋色秋声如何强烈地摧折着诗人的肝肠：

“皇天平分四时兮，窃独悲此凛秋。白露既下百草兮，奄离披此梧楸。去白日之昭昭兮，袭长夜之悠悠。离芳蔼之方壮兮，余萎约而悲秋。秋既先戒以白露兮，冬又申之以严霜。

……澹容与而独倚兮，蟋蟀鸣此西堂。”

在这不眠的漫漫秋夜，诗人自悲蹇命犹如经霜之百草，将要枯黄零落。悲秋感遇，给他心灵蒙上了一层愁雾，于是，慨叹生不逢辰，而寿数又将了结：

“岁忽忽而遒尽兮，恐余寿之弗将。悼余生之不时兮，逢此世之忼攘。……心怵惕而震荡兮，何所忧之多方！叩明月而太息兮，步列星而极明。”

他自认无力旋转乾坤、匡时济世、移风易俗。虽然总想有所作为，但是，无情的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将他击倒：

“霜露惨凄而交下兮，心尚幸其弗济。霰雪雰糅其增加兮，乃知遭命之将至。愿微幸而有待兮，泊莽莽与野草同死。愿自直而径往兮，路壅绝而不通。……窃美申包胥之气盛兮，恐时俗之不固。……世雷同而炫曜兮，何毁誉之昧昧！……生天地之若过兮，功不成而无效。”

在人生的重大关头，他缺乏屈原那种刚毅无畏、正道直行、九死不悔的精神；而只有隐忍、哀伤、执着而又无奈的悲天悯人。他不能挺身而出，顽强斗争；而是洁身自好，穷处守高，独善其身：

“处浊世而显荣兮，非余心之所乐。与其无义而有名兮，宁穷处而守高。食不偷而为饱兮，衣不苟而为温。……无衣裘以御冬兮，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。”

他持守高洁，有可取的一面；但又有消极的一面。他自怜自叹，无非纠缠着一个“我”字。这剪不断的愁丝织就了绵密的罗网，使他这春秋已高的才士空余惆怅、彷徨、凄侧。

宋玉是忠君的，因而又是思君、怨君的：

“悲忧穷戚兮独处廓，有美一人兮心不绎。去乡离家兮徕

远客，超逍遥兮今焉薄？专思君兮不可化，君不知兮其奈何！
蓄怨兮积思，心烦憺兮忘食事。愿一见兮道余意，君之心兮与
余异。”

宋玉以美人自况，由于人生偃蹇而郁悒悲愁，千里迢迢远
适异地以求出路，但是，飘萍飞絮何处才是归宿？他的思君之
诚，报国之忠，均难达于君听。他怨君，但又怨得宛曲，怨得
有度。他的怨，是由于忠君君不察、思君君不知而生的，所以
他不恨不怒。长期地蓄怨积思，使他五内如焚，濒于绝望，于
是便打算引身归去：

“车既驾兮竭而归，不得见兮心伤悲。倚结轸兮长太息，
涕潺湲兮下沾轼。伉慨绝兮不得，中瞀乱兮迷惑。私自怜兮何
极，心怆怆兮谅直。”

他正准备乘车远引，与君王诀别，但又瞀乱迷惑，泣下沾
轼，表现了他对楚王的忠诚。他又反复致意：

“闵奇思之不通兮，将去君而高翔。心闵怜之惨凄兮，愿
一见而有明。重无怨而生离兮，中结轸而增伤。岂不郁陶而思
君兮，君之门以九重。猛犬狺狺而迎吠兮，关梁闭而不通。”

宋玉所以失职见疏，是由于昏君之信谗，奸人之诬陷。诗
中将群小比作“猛犬”、“驽骀”、“鳧雁”、“浮云”；相
反地把忠良之士比作“骐骥”、“凤皇”、“明月”，表现了
诗人鲜明的爱憎。但是他的话又颇有分寸，他只骂佞臣，不骂
昏君。这就反映了他的愚忠、妥协、短视。

冷酷无情的现实使他万念俱灰，他自忖已临绝境，再也没
有报效君国的机会了。于是想乞身致仕，并且又浮想联翩，神
游云天：

“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，放游志乎云中。乘精气之抟抟

兮，騫诸神之湛湛。驂白霓之习习兮，历群灵之丰丰。左朱雀之茝茝兮，右苍龙之躑躑。属雷师之阗阗兮，通飞廉之衙衙。前轻轺之锵锵兮，后辎乘之从从。载云旗之委蛇兮，扈屯骑之容容。”

诗人展开想象的双翼，飞升天际，有众多的神灵为伴，驾着白霓，飘游于群星之间，云旗委蛇飘扬，雷师、风神前呼后拥，迤逦而行，好不神气！他原以为就此超尘遗世，挣脱黑暗悲凉的现实。可是，他那隐潜五内的忠魂未泯，在得意扬扬之时，却又乐极生悲，从邈邈云天突然跌入可怕的现实之中。在诗篇末尾，诗人又一次执着地剖白心迹：

“计专专之不可化兮，愿遂推而为臧。赖皇天之厚德兮，还及君之无恙。”

这位末路颠踣的文士，最终还是念念不忘其君，呼告皇天上帝匡正君王、保佑君王。这种“怨而不怒”的态度，正表现了他的“愚忠”。他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万方多难、国运阽危是由昏君所代表的楚国统治集团造成的，所以他不怒。同时，由于他为私利而自全，所以始终不敢直谏。他的“愚忠”，只能维护黑暗腐朽的楚王朝，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厄运。因此，他的“愚忠”与“爱国”是自相矛盾的。然而，他的先辈师表屈原却迥乎不同，不但长期跟昏君佞臣进行斗争，并且在为国自殉之际，竟然直斥昏君：“不毕辞而赴渊兮，惜壅君之不识！”屈原就不是“愚忠”，而是耿介的“孤忠”。这是宋玉和屈原之间根本的差距，当然他们的艺术成就也是难以相提并论的。

《九辩》在内容与形式上承袭了屈原作品的流风余韵，但又具有鲜明的个性与独创的艺术特色。